

女人如花

不负韶华



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,四季的轮回总是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与美好。

在这绚丽多彩的世界里,每一位女性都如同四季中盛开的花朵,以各自独特的姿态绽放着生命的光彩。

三八妇女节,是对女性美丽与力量的赞歌,是对她们在生活各个领域所做出贡献的庆祝与认可。

春天,是生机勃勃的季节,正如青春期的女性,充满活力与希望。

她们如同初绽的桃花,纯洁而充满朝气,勇敢地追求梦想,不畏艰难,展现出青春的力量。

在这个季节里,她们如同春风中的蝴蝶,翩翩起舞,展示着女性的柔美与坚韧。

夏天,热情如火,女性如同盛夏的荷花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

她们在社会的大舞台上,展现着才华与智慧,无论是在职场上的拼搏,还是在家庭中的付出,都是那样的全力以赴,热情满满。

夏日的女性,是生命力的象征,她们用自己的方式,温暖着周围的每一个人。

秋天,是收获的季节,女性如同金色的麦田,成熟而丰满。

她们在岁月的沉淀中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,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坚强支柱。

在这个季节里,她们如同秋日的阳光,温暖而明媚,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他人的生活。

冬天,虽然寒冷,但她们如同冬日里的梅花,傲雪凌霜,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。

她们在逆境中不断成长,不畏风雪,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。冬日的女性,是坚持与勇气的代名词,她们用自己的坚强,给予人们前行的力量。

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向所有辛勤工作、无私奉献的女性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祝福。

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像四季中盛开的花朵一样,不负韶华,成为生活中最美丽的风景。

四季如花,女性如同这四季中的花朵,各有特色,各有魅力。

让我们在这个三八妇女节,为所有的女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:愿你如花般绚烂,如梦般温柔,无论在哪个季节,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,三八妇女节快乐!

来源:人民网

我在春天等你

我在春天等你,等一个如春风般温柔的你,与我共赏这绚烂的花季。

等你,等冰雪消融,大地惺忪。冬日的严寒逐渐退去,河流开始解冻,万物渐渐苏醒。

我站在这片即将迎来新生的土地上,想象着你踏着轻盈的步伐,带着温暖的笑容,向我走来。

等你,等你在阳光明媚的清晨,你我相拥,一起听窗外百鸟的呢喃低语。

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纱帘,洒在温暖的被盖上,我多希望你就在我的身边,与我一起醒来,相偎相依,聆听那归来的燕子,在屋檐下欢快地歌唱。

等你,等你在宁静美好的午后,一起踩着小草的芳香,去感受春日里那温情的暖阳。

午后的阳光总是格外温柔,它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返青的地上,洒在你的肩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,如醉人的童话一般。

我想与你一同漫步在这光影交错的小径上,感受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春天的展望。

等你,等你在夕阳斜照的傍晚,看一行的烟柳,垂立于春流潺潺的两岸,那嫩绿的柳梢在柔风中漫舞,似乎在招引我俩爱慕已久的目光。

我想与你并肩坐在河岸,看一河斜阳,看两岸细腰,好生浪漫。

潺潺的河水从我们曾经相约的地方缓缓流淌,一起流淌的还有河边那曾经美好的时光。掬一捧清泉,温润心田,那是我想念你时流转在心里的甘甜,如蜜一般。

每一滴清泉都承载着我对你的思念,它们汇聚成河,流向你的心海,带去我的温暖与期盼。

我在春天等你,等百花盛开,枝头吐绿,绚丽的花朵在我们途经的流年盛开。

携一抹芬芳,岁月留香,那是我想念你时镌刻在心底的模样。

春天的花朵是大自然的馈赠,它们的美丽与芬芳,将我心中对你的思念与等待,拉得好长好长。

我在春天等你,从窗外到河畔,从花前到树下,从晨曦到暮霭,从日出到日落;

等你,等你轻轻掸掉烟火红尘,从时光的最深处打马而来。而我,就在这里,在这个春天,等你!

每一天,每一刻,我都在期待着你的到来,期待着你能穿越时空的距离,突然来到我的身边。

你的眼里有春的光彩,而我,是你眼眸中唯一的等待。

在这个春天,我愿成为你眼中的那抹光亮,照亮四季,陪伴你走过每一个明媚浪漫的季节。

窗外,青藤郁郁;帘下,小风习习。

沏一壶春茶,在袅袅的炊烟中慢慢等你,在一盏绿茶的光阴里为你续满整壶的思念。

我在春天等你,等待你的归来,等待我们共同的未来。

我在春天等你,等你,约一程山水,等你,踏春而来。

来源:光明网

『贴花黄』是怎么回事

我国南北朝时期的长篇叙事民歌《木兰诗》在描写木兰从战场上回到家中,卸去戎装,梳妆打扮时写道:“当窗理云鬓,对镜贴花黄。”那么“贴花黄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花黄是古代流行的一种女性额饰,又称额黄、鹅黄、鸭黄、约黄等。南北朝时梁朝简文帝萧纲在《美女篇》中写道:“约黄能效月,裁金巧作星。”其中的“约黄”即“花黄”。“贴花黄”是用金黄色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案贴在额头上,或在额间涂上黄色。据史料记载,这种化妆方式起源于南北朝,当时佛教盛行,一些爱美又前卫的女性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,将自己的额头涂成黄色,久而久之,便形成了一种风习。

唐朝时期,“贴花黄”最为流行,如卢照邻诗“片片行云著蝉鬓,纤纤初月上鸦黄”;温庭筠诗“黄印额山轻为尘,翠鳞红稚俱含颦”;李商隐诗“寿阳公主嫁时妆,八字官眉捧额黄”。

五代、北宋时期,“贴花黄”依然十分流行。宋英宗在位时,诗人彭汝砺描写道:“有女夭夭称细娘,珍珠落鬓面涂黄。”清朝,“贴花黄”这种妆饰才逐渐被淘汰。

李学开

